皇明史竊

明史竊卷之第四

北狩紀第四

東莞尹守衡著

正統十四年秋七月北虜入寇是月丙戌上親征以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師師五十萬從先是虜酋也先因我使人求婚於我我使人故嘗以好語媚虜漫報許而朝廷實未嘗聞也也先以得婚中國則大喜誇諸酋是年春大貢馬以是稱為聘禮而答詔語不相及也先大愧忿遂盡發其種落犯諸逃脫脫不花王寇遼東知院阿剌寇宣府也先自寇大同我裨將吳浩戰死羽檄紛

至太監王振時用事顧自喜欲佔中國威重壓虜王親征上從之吏部尚書王直等率廷臣伏闕爭不能得踰二日駕遂行命郕王居守戶部尚書王佐兵部尚書鄺埜學士曹鼐等扈從軍事一聽振至宣府天大雷雨以風群臣請止師振怒俱令略陣進次雞鳴山衆恂懼振威頗益張成國公勇等有所請事皆膝行尚書佐埜失振意罰跪草中竟日乃觧振日督進師虜漸退伏塞外誘我欽天監正彭德清語振虜勢如此脫更進致踈虞宗社萬乘何學士鼐曰臣子不足惜主上係天下安危豈

可輕振皆不聽八月至大同鎮監郭敬密告振前行正
墮虜計振乃議旋師諸將皆言宜從紫荊關入振顧欲
邀上至蔚州幸其第已復慮蹂其鄉轉向宣府再越日
乃發西寧侯宋晟武進伯朱冕與虜戰陽和口敗沒諜
報虜踵襲我振使恭順侯吳克忠拒之敗沒成國
永順伯綬以四萬人繼往盡沒克忠綬與虜戰疾力士
卒盡克忠猶下馬跪射矢盡猶刺殺數十人與弟克勤
皆戰死獨子瑾脫歸綬兵盡以空弓擊虜虜怒支解之
既而知綬山後人相與哭之曰此吾類故勇乃爾坎日

至土木議入保懷來振顧私重不肯行鄺埜力請駕疾驅入關而嚴兵爲殿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必死埜曰我爲社稷生靈何得以死懼我振愈怒叱左右扶去遂止營焉地高無水師困甚欲移營以虜逼復上虜僞退營動虜乘之我師大潰英國公輔尚書佐與埜等皆死喪士卒數十萬輜重盡爲虜得上北狩八月十五日也報至京師震駭廷臣聚議戰守所宜徐珵依占象倡南遷侍郎于謙曰欲遷者可斬也請召勤王兵死守學士陳循曰侍郎言是衆利之禎

尚疑讓持守議盡力皇太后悟乃勅郕王監國晉謙兵部尚書而軍國事一任謙矣群臣廷劾振奸狀請族夷之王令俟處分群臣慟哭請而錦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從旁呵止之給事中王竑直前捽順與衆共毆斃之復索王毛二長隨擲于廷廷中譁甚王欲退謙前掖王慰諭群臣散虜奉上至大同鎮將郭登乘城守使虜辭伯劉安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出伏謁上命稍出金錢犒虜諭登謹守毋受虜欺軍校劉彬沒虜得侍上登遣語彬欲乘間篡上入城彬以聞上曰我命在天毋蹈險

第報皇太后朕在虜中無恙敢具金帛迎歸耳遂由大同出塞居也先弟伯顏帖木兒營伯顏事上俯伏跪拜執臣子禮甚恭九月癸未郕王奉皇太后吉即皇帝位尊上爲太上皇巡撫都御史朱鑑具陳禦虜方略首請罷奄監軍帝嘉納之逮奄敬下獄敬監大同軍與虜通賊造鐵鏃私遺虜陽和口之戰敬撓軍故敗於是逃還京論罪坐死十月也先使人來議和還上皇賜勅答之數日自大同擁上皇南從間道攻破紫荊關都御史孫祥走死宣府孤危朝議且欲召宣府兵入衞人皆惶

懼棄城走爭就道都御史羅亨信仗劍坐當門下令曰敢有出城者手斬之衆始定督將士誓死守虜知有備不敢攻人以爲北門鎖鑰亨信有焉虜乃進薄京城索大臣王直胡濙于謙等出迎駕上以通政參議王復中書舍人趙榮充九卿如虜師謁上皇上皇密諭復榮宜亟歸虜無善意是日虜焚三陵殿寢門游騎四出掠下邑朝議欲鍵九門淸野以老之尚書謙曰不有戰何以守乃親擐甲先將士出次德勝門而軍示士卒必死燔城外積芻毋資虜諜知上皇駕移遷虜營乃發礮擊

虜死者萬計總兵石亨力戰彰義門又敗之都督孫鏜王通合擊又敗之虜勢沮而諸勤王兵以次集於是諭榜各門募番漢軍有能禽斬也先首獻者賞萬金爵上公也先內懼遂巡遁而使使來言欲還上皇請罷兵報詔太師旦奉朕兄歸意良厚頗部下多剽掠朕所以發兵備他盜耳太師如戢兵以數騎護歸上皇朕亦遣數騎迎彼此解甲相好固朕志也復勑勞伯顏帖木兒朕兄在營知院供具無闕微謝知院是日伯顏帖木兒奉上皇駕出紫荊關石亨蹤虜清風店大破之昌平伯楊

洪都督孫鏜范廣陶瑾等分捕幾內餘虜破逐之上皇駕出塞脫脫不花王遣使來貢大臣請禮其使以閒也先從之我自土木之耻也先始輕我且挾上皇爲重質邀索無厭過大同大同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宣府宣府人對亦如之至都城尚書謙颺言曰豈不聞社稷爲重君爲輕虜聞之望塞又見中國全盛城池深固人心憤愾稍稍悔禍事上皇愈益恭奉居得知院營門數日輙設宴妻妾行酒身自彈虎撥思兒踏曲以佐歡上皇雖衔虜意氣故自如未嘗有所降

下虜時望見所居帳夜有光龍文交騰雨雪不凝大驚異大酋咸頓首伏謁稱中國聖人也先數薦女弟侍上皇固却之愈敬服於是實許奉駕歸矣有舊奄喜寧者胡種也降虜見親信日導虜入冦虜薄都城及邀大臣迎駕皆寧謀上皇患之計不誅寧虜不靖乃命袁彬請也先遣寧至京以單校高磐與俱上皇繫書磐肘令邊將計擒之至宣府參將楊俊械還京誅之上皇聞寧擒乃大喜曰朕歸南有日矣虜失寧無與導謀益衰息然猶遲我迎上皇徘徊塞上時入雲中上谷關肆掠我使

久絕虜衆皆思歸也先不欲自屈意使阿剌知院遣叅
政完者脫歡來具言欲和不得報且入寇報詔虜必盡
出塞乃可和不然朕不惜戰也完者脫歡復來請尚書
王直懇上必答使紓邊患毋益生虜心秋七月乃以禮
科給事中李實陞禮部右侍郎羅綺陞大理寺少卿往
問上皇起居遺書可汗曰我國家與可汗自祖宗來和
好往來恩意甚厚往年奸臣專擅使臣賞賜遂失大義
遮留朕兄今各邊奏報可汗尚留塞上殺掠人民朕欲
命將出師往討念彼此人民上天赤子付朕與可汗曾

攝可汗殺朕人朕亦殺可汗人與自殺之何異逆天莫大焉朕不敢特中國之大人民之衆輕于戰鬪恐逆天也近得阿剌使奏言已將各家軍馬約束回營是有畏天之意深合朕心特遣使齎書幣達可汗其益體朕意副天心勑也先曰自爾祖父至爾我國家待遇甚厚暴因小隙連兵將臣弗戒大駕淹晉昨已遣人重齎金帛奉迎至三至四爾不發不報以故使命不通此非朝廷之過乃者縱兵四出殺掠人民皆天赤子欲其喫飯着衣長養生息若殘害其生逆天無道天所讐也近阿剌

使来言追還各家兵馬仍議和好是能畏天愛民真丈
夫矣而近邊時聞刼掠是情與詞異朕固不惜大戰但
恐害天赤子違天意故特命使臣往諭此意太師其念
舊恩順上天愛民之意罷兵息戰圖永遠之福又勑諭
阿剌知院各遣白金文綺實等至見上皇泣上皇亦泣
問三宮安否將来何物實頓首言本以邊問來無所將
上皇曰此細故不足論卿第歸請朝廷圖迎我歸守陵
墓足矣也先語實我留皇帝無以爲數請迎歸不報何
也實反覆曉譬欲奉迎也也先言汝修通問耳何遽言迎

其亟遣大臣來大臣朝至駕夕發遣使同實歸而是時虜主脫脫不花亦已遣皮兒馬黑麻至廷議欲報使莫敢往右都御史楊善曰上皇在虜庭吾儕食君祿者心何安今日正吾効命之秋也遂請行中書舍人趙榮慨然願與偕工部尚書高穀解金帶贈榮上乃以善爲工部右侍郎同善往善等遇實于塗實因悉與虜答問語語善俾無相違戾及至見上上備陳太上皇前言且言臣入虜境虜皆忻悅夾道謳歌飲臣乳酪咸願和好上爲賜之寧陽侯懋尚書直濙等請再遣實往不聽實言也

先與臣約迎上皇業有期已令諸小酋偕少卿羅綺收還塞上部落臣過懷來見官軍出郊芻牧虜言可信上不聽善至也先大喜坐定也先問曰汝是何官善曰都御史也先曰南北和好久今柰何拘我使臣自啓釁端善曰太師汝父使臣到我太宗宣宗皇帝前進馬不過三十人有所求請於我十而予之二三不較也所以能長好太師今所使使且三千人皇帝人人賚一織金衣賜殺上筵宴縣前禮數不加十倍乎總求無失故好乃爲歡耳比返加致酒饌亡關護送出關儻有一二從行

未還或有他犯懼爾使臣見責畏罪潛逃別國去耳我有何恨於汝而拘留之太師乃背爾父之好而見攻何也也先曰然則奈何削我馬價又寻我帛時有剪裂幅不足者則又何說善曰非敢削馬價也太師之馬歲益增價亦不繼而不忍拒是以微損之太師自度價所得比前孰多也也先曰者其稱者胡語是也善復曰中國帛本全幅剪裂不足者蓋爾伴使貪狡陰匿之當時一撥其槖即見矣即太師所進使馬有劣弱而貂皮敝豈太師意耶太師動色曰者者我聞都御史言使我心開生

事皆小人壞之善因復進曰太師爾忘我明皇帝之大恩乎而以小人言失累世歡太師攻我所磔殺剹剔數萬計太師部曲亦豈無有血吾刃者上天好生太師獨好殺是以數有雷警今者能奉太上歸我戢兵和好毋逆天心南北咸共享安逸不亦快乎也先益喜曰者者因問皇帝歸更踐阼否善曰天位已定不可易也也先曰堯舜禪受何如善曰上皇以兄傳弟正法堯舜耳也先不能難虜平章昂克曰歸而太上皇帝有何重賚來賻乎善曰太師得重賚而歸我太上皇天下後世謂太

師貪重寶也歸我太上皇而不索重寶天下後世以太
師重信義而賤財賄令名奕奕垂之史冊萬世不朽何
況我之德太師無已而重寶以漸繼也也先笑曰昂克
何爲出此言都御史言是我留後代名耳其日引善見
上皇遂設宴餞自彈琵琶妻妾前觴善亦侍飲也先顧
善曰都御史坐善不敢坐上皇曰坐善乃坐仍起周旋
也先嘖嘖羨有禮明日伯顏宴餞又明日也先築臺設
上皇座率衆及妻妾拜辭送上皇數十里慟哭別伯顏
送至野狐嶺哭曰皇帝去何時得相見也昂克明得一

衛來獻受之上皇將入塞廷臣議請所以奉迎禮未得旨千戶龔遂榮乃投一匿名書尚書高穀所言上皇之出以宗社故非遊畋也都人聞上皇且還無不踴躍則人心尚未厭上皇也今日奉迎禮當從厚主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命不然千載史書難洗穀袖入朝傳示群公卿尚書直曰此禮失而求諸野耳禮書濙欲封進冀動上心都御史王文止之給事中葉盛程信疏聞乞宣問上詰諸大臣具言得書穀所上曰朕未嘗塞言路穀大臣胡不告朕乃為匿名書遂榮恐累穀自縛闕下自

白下詔獄上亦不能深罪之也釋之禮臣請備法駕候
迎上皇安定門外上曰大兄入城事在朕躬卿勿多言
乃遣翰林侍讀商輅迎上皇於居庸關上皇勞輅諭曰
朕還京願居閑卿爲朕寫書皇帝知朕意幷詔文武群
臣八月丙戌上皇至京師自東安門入上迎拜上皇荅
拜相抱哭各推遜久之上皇入南宮百官隨至南城請
朝見勑曰先帝遺命祖宗鴻業付畀於朕深惟負荷之
重朝夕惶懼以圖法天去年秋醜虜傲虐背恩負德拘
我信使率衆臨邊竊窺神器朕不得已親率六師往問

非不意天示譴罰被留虜中屢蒙聖母上聖皇太后
皇帝賢弟篤念親親數遣迎取上賴天地大恩祖宗洪
福幸得還京爾文武群臣欲請朝見重以叨躬辱國喪
師有玷宗廟何顏見爾群臣乎所請不允故諭群臣奉
旨而退明日上宴尾刺使奉天門陛賞有差又明日上
皇宴之南宮大赦天下上皇初陷于虜也也先大喜曰
我嘗祝天求大元一統天下乃在今日乎一胡乃公從
旁大言曰此我大元之仇天賜我也伯顏怒呼也先曰
何仇爲于推乃公面曰去語也先曰大明天子九天上

坐偶墮于數百萬鋒鏑之中血濺如流矢下如雨曾不相及天意可知我等嘗受其賜九龍蟒袍猶在寧敢生心當報中國遣使來迎還耳也先然之遂以上皇送居伯顏營伯顏曰我當奉侍頃之叵子撒失剌以袁彬來見伯顏遂使住上彬少以材力射生選從剌奸緹騎是時從征同虜又有哈銘者故夷種也官爲賜姓楊先以譯從使臣吳良羈留虜營於是亦隨侍焉上皇既出紫荆關雨雪連日上皇單騎跋雪中艱苦甚遇險則彬執韁銘隨之及止虜營二人相左右維護上方坐

氈帳中咄咄無所出彬溫美多計數善言咲時時爲僧語悅上獲一牟䴏烹而共啖之晝斧薪伐氷夜則以背承上足而寢彬嘗病中寒上親爲治療身壓彬背汗浹良巳彬與銘二人宿則旁衛御寢銘嘗手加上胷上不動俟銘醒上語銘曰嚴子陵足加帝腹今見汝矣銘叩首謝罪上夜出帳房循天象示二人曰天意有在我終當歸也使銘致殷勤於伯顏妻令勸伯顏其妻曰我女人何能爲雖然敢遵大明天子之命乎以是伯顏嘗以雉酒來獻因進喻曰大海之中有一大魚隨潮而上落

于淺水灘中大魚豈淺水能容急欲還歸大海而潮不到奈何潮固有時時到潮來大魚終歸大海也上可覧心時至自不能留憂或成疾悔亡及已上歸稱太上皇景皇帝不知彬勞僅予錦衣百戶太上皇復爲皇帝即日召見彬語絮且泣超爲都指揮僉事理錦衣事賜甲第一區黄金十鎰白金二十鎰綵緞鹽酸醯醬乾脯克實賚彬妻異繒精鏹各有差擢楊銘錦衣千戶賜半之間夕宴對器用家人禮然彬畏慎好避再遷仍掌衛事至都督僉事卒銘至都指揮卒

論曰闖振挾至尊之蔚乘授手于鵲起烏合之衆身罹參夷亦何云及哉羈靮諸賢莫不心甘受命力謝回天繼復捐軀草野與鴻毛等耳所幸天心默護乎帝躬國是不搖于南播穿戮而外亡蜂蠆之虞謙用而內獲干城之重遂令凶醜殲鋤六飛返蹕語曰存亡在所任信夫

皇明史竊卷之第五

奪門紀第五　東莞尹守衡著

上皇旣居南宮景泰三年四月庚丙都指揮使黃玹者思明土知府黃𤥨庶兄也𤥨老其子鈞嗣玹欲篡鈞職襲𤥨父子殺之有司以聞玹懼謀於侍郎江淵疏請于朝其言皇儲未建人心勿搖皇上卽循遜讓之美復全天敘之倫恐事機叵測反覆靡常委愛子於他人寄空名於大寶階除之下變爲寇讎肘腋之間自相殘賊此時悔之晚矣今乞與親信文武大臣早定大計以一中外

之心以絕覬覦之望疏入景帝大喜曰萬里外有此忠臣亟下廷臣議僉曰黃玹奏是遂廢太子爲沂王立帝長子見濟爲皇太子玹以大赦原免復其官上皇歲時朝賀廷臣以爲請弗許御用左少監阮浪上皇侍與繡茄袋金結束帝以浪與上皇通有異謀殺浪竟其事復殺錦衣衛指揮盧忠皇太子立踰年而薨五年御史鍾同禮部郎中章綸南京大理少卿廖莊皆應詔陳言請朝上皇南宮以爲同氣之親復沂王儲位以敦猶子之義帝怒下詔獄窮訊三人移逝內城狀同杖死莊謫陝

西定羌驛丞已用給事中吳江徐正言南宮邊城高樹悉伐之上皇日多蔭息樹下聞故懼甚八年春正月帝不豫諸大臣入問安太監興安語諸大臣毋徒問安爲宜爲社稷儲貳計是時皇太子發世上無它子群臣私相語欲請復沂王爲皇太子而內閣王文與太監王誠意在襄世子大學士陳循學士蕭滋左都御史蕭維禎亦皆欲擇君而恐其不在沂王章已上帝猶難之於是武清侯石亨竊其謀於掌軍都督張軏太監曹吉祥曰上疾必不起請復東宮不如請復上皇上皇復功不細共往

扣太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雖然彬老矣無能爲也盍圖之徐元玉元玉者副都御史徐有貞字也亨等詣有貞有貞曰上皇出狩非以遊畋爲赤子故耳今天下無離心請復上皇人心必悦諸公曾通意南宮乎亨曰南宮已報許矣會有邊報虜騎且欲薄都城有貞語軏曰公宜乘此名納兵入内以備非常有貞故知象緯先是熒惑入南斗遣妻子内歸是夕復升屋見步乾象坐下曰時在今夕不可失也趣欲出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禍歸則人不歸鬼矣遂往會亨

等延布飛語。皇言于少保及王文矯取金牌勑符出
襄世子矣[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吉祥遂矯皇太后懿旨曰天子
人漸殆邪[illegible] [illegible]久居上皇居南內春秋鼎盛于今
年聖德無虧天意有在人心攸屬頃以奸臣擅謀朋
不開欲迎立藩王將不利於國家亨等共率兵以迎上
皇復居大位以安社稷夜四鼓吉祥遂開長安門納
亨有貞等率兵[illegible]人入薄南宮城城門錮不可啟令男[illegible]
踰垣入合外兵毀垣垣壞門啟軏等入見上皇燭下
上問曰爾等何為有貞等俯伏繼言請陛下即位遂

上皇發與有貞等並前導上皇問卿等為誰各以姓名

遂升奉天殿登御座初文武群臣約以是日入候景

泰之鐘鼓大鳴上皇復位於是群臣皆入賀改景泰

八年為天順元年上廢景帝復為郕王錄功命徐有貞兼

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明日遂進兵部尚書兼職如故封

石亨忠國公軏太平侯𨊠文安伯左都御史楊善興濟

伯亨有貞復薦太常寺卿許彬陞禮部右侍郎兼翰

林院學士直文淵閣出[illegible]部門中書編修岳正從上復追錄

[illegible]名弋[illegible]並錦衣衛指揮僉事分

上之北行也太監裴當開卜於今寅寅筮得乾之初九曰大吉夫龍君象也四初之應也龍潛躍必以秋應以壬午泆歲而更龍變化之物也庚者更也庚午中秋車駕其還乎還則必幽勿用故也或躍應焉或之者疑之也後七八年必復辟午火德之王也丁者壬之合也其歲丁丑月壬寅日壬午乎自今歲數更九躍則必飛九者乾之用也南向于衡午也其君位乎於是而信有貞筮故與兵書于謙陳上復辟因言王文迎立襄王謙與謀遂并殺謙陳循江淵皆竄戍口外攻先飲鴆死戮其

庶劇徐正于市二月癸丑郕王薨於西宮御史鍾同太
監阮浪皆增秩追贈大理少卿廖莊召還職四月復立
元子爲皇太子進封有貞爲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
掌文淵閣事徵襄王入朝王先是兩上疏慰安皇太后
乞命皇太子居攝發府庫募勇敢士圖迎復仍乞訓諭
郕王盡心輔政疏至景帝即真八日矣於是上得覽王
疏甚感歎相見甚歡宴王于便殿王辭歸上送至午門
王伏地不起上曰叔父欲何言王頓首曰萬方望治如
饑渴願皇上省刑薄斂上拱手謝曰敬受教

論曰英宗委體宮薛萬里蒙塵亦國運之一屯乎厥後虜雖悔禍權歸監國身幽南內亦遭廢黜蓋利器之假人則然葢而天意有歸國之大寶不可得移奪門乘便雖曰非正卒能矯厥前過挫抑群姦一時曹石諸人三四年間竄戮殆盡信任忠賢存開中興殷憂啓聖豈其然乎

皇明史竊卷之第六

親征紀第六　　　　東莞尹守衡著

古者司馬掌邦政以平內寇亂雖曰張皇六師然奚必天子親行舞干之化遠矣何哉以當乘之至尊諸百萬鋒鏑之中以爲嚴也萬出圍突至也白登之圍七日不食不能彀弩平城之歌天下悲焉居文以百勝之智擁億麗之衆而不能得志於小邦安市之役幾以身爲餌噫嘻亦危矣哉昔周武王戎衣一著於牧馬之誓即倒載而包以虎皮示弗復用我高帝彭蠡之後不復親涖

戎行大將拜籌於受脤之頃而九有茅靡於賜履之下王者無敵夫豈欺我文皇朔啓六飛遠慕雄略雖爲萬世計深長而拔堅馳輕目犯霜露以媒巨測北望而抱遺弓之痛至今猶若新也宣宗神武將強士良而從事屬國之辟夷若山壓卵然使閹振抑之而輕以萬乘委敵即令氈裘攝魄紫盖鑾洛而蒙塵之辱畢世莫可洗矣三攻代而狃不知戒輕從中貴惡少紈袴而卒脫於其吻胡可再恃也故曰白龍魚服豫且制之因略紀其事自高帝下逮武宗乞五世而出塞者八平勺乞今

二聊存萬世規云爾

高皇帝之有天下而爲天子也起於淮右之布衣渡江之日猶稱大元帥蓋無一日而不親御于戎行及夫定鼎金陵諸將奉爲吳國公當是時也皇圖僅一彈丸四垂皆我敵國熊羆貔虎之士雖蜂屯雲集然至于寧國不能下浙東猶未定皆吾肘腋地也六飛安得不親行已而漢人之凶德無厭懼我太平卧榻之旁容他人鼾睡此也是以親出禦于龍灣因遂長驅入江州下洪都撫有江右之地而何小明王來奔是以又有安豐之

行幸開漢攻洪都帝心已甚悔之鄱陽之戰雖然一矢成功徽紀信之誑楚兩賢幾相厄矣及爲吳王不得已一出視師武昌降漢而歸其後下僞吳取中原則皆授鉞大將軍既即大位爲皇帝群臣復議遷都一幸汴梁再幸中都自是深居法宮無都外之蹕

文皇帝之起兵靖難也別行紀而是時帝亦無日不在戎行及爲天子永樂八年二月親征本雅失里大敗之于斡難河本雅失里以七騎絕河遁去阿魯台求納款不許大敗之于飛雲壑斬其名王以下百數十人秋七

月班師諸將叩首轅門稱賀上曰朕非無深宮廣廈可以自逸而與卿等蒙霜露出絶塞日櫛干戈者何以故誠以邊民之患不可坐視胡虜之勢不可滋長及朕與卿等皆未老同力掃除以爲子孫生民之利不亦可乎諸將皆叩首謝恩帝乃天生神聖爲燕王時洪武二十三年出塞降元太尉乃兒不花等男女數萬口而歸二十五年復出塞不見虜衆外山川帝已熟其險要以故師出輙有功是役也所至磨崖勒銘玄石坡銘曰維日月明維天地壽玄石勒銘與之悠久擒胡山銘曰瀚

瀚為鐔天山為鍔一掃胡塵永清沙漠清流泉銘曰於鑠六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文皇帝行師有法毋駐蹕輒大閱上所指揮將士坐作進退無不如古時扈從文臣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上語三人曰古人節制之師總之教閱貴熟孔子曰教民七年可以即戎朕每御師未嘗恃其已習而緩操練以故往往得用有犯制使卑之駭愕曰大兵如此孰敢嬰其鋒乎上閱之顧語三人曰國家無所用兵乃善朕久厭之矣今日此舉非得已也治兵最難一步不可不謹孔子所慎

有戰嘗曰我戰必勝謹慎之至乃可必也一日士偶乏
饑命以御膳所儲給三軍軍食巳乃食次開平張宴犬
醻將士士餔巳乃肉食次龍門皇太子遣人進袍服至
上曰將士同朕勤勞衣裘悉敝未有更易俟入關將士
俱易衣服乃易之
十二年二月上親征瓦剌以皇太孫從行師至忽蘭忽
失溫虜酋荅里巴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等掃境而出
頓列山下可三萬人上令數騎挑之虜來迎戰上麾鐵
騎衝之大軍神機炮四發虜大驚潰及走殺其王子十

餘人斬首數千級日暮上囬營語皇太孫曰遲明當窮
追此虜盡殲之太孫曰陛下勞苦甚天威所加虜已破
膽潜魂不知假息何所請不必追上從之遂班師名其
地曰殺胡鎮是役也武安侯鄭亨中流矢都督馬聚被
創甚都指揮滿都力死焉士所殺傷相當幾危而復勝
王師之令所以誌下也

二十年五月上親征阿魯台度偏嶺大獵于山下上曰
朕非好獵顧士卒隨朕征討道中悄彼獵可以馳馬揮
戈振揚武士作其驍勇之氣越二日大閱上曰兵行司

水水因地而順流兵因敵而作勢水無常行兵無常勢能因敵變化取勝者謂之神今先使之習熟行陣猝遇寇至左則左右則右前則前後則後無往不中節矣一卒三發皆中賜牛羊各一鈔一錠銀碗一上曰嘗命人勸製平胡三曲俾將士歌之次殺胡原阿魯台盡棄其馬駝牛羊及輜重于濶灤海之側而與其黨北走上命焚其輜重收其馬駝牛羊諭諸將曰虜患遠驅之足矣朕不欲黷武也顧兀良哈我屬夷反導虜爲之羽翼宜剪之蕩其巢而還是役也我軍最得志而阿魯台竟

逝去未依誅也

二十一年上復親征阿魯台次殺胡原阿魯台遁遂班師初至上莊堡韃靼王子也先土干部其衆數千人來歸上封爲忠勇王賜姓名金忠

二十二年上復以阿魯台入犯開平境出塞親征至荅蘭納木兒河不見虜班師及榆木川上崩上凡四征虜是時內帑以數出師匱士若騷師出時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皆以進諫繫掖庭兵部尚書方賓自縊死而上竟亦以陟方殂也痛哉

章皇帝宣德元年八月漢王高煦反上親征師至樂安高煦伏罪出謁帝遂械以歸師不血刃而還僅一月也

詳見漢庶人傳

三年九月上巡邊駐蹕石門喜峰口守將奏兀良哈侵邊上曰此虜自投死耳遂親征上率鐵騎三千出至寬河虜望見以為乘障卒易與悉衆來戰上中分其騎為兩翼親射其前鋒連發殪三人兩翼矢下如注神機銃並發虜大潰走上以數百騎前追虜望見黃龍旗知上親在也悉下馬羅拜皆生縛之斬其酋分命諸將搜山

谷鄉虜巢穴忠勇王金忠及其甥都督把台請自效或
言虜其類也徃必不反上曰去留惟所欲耳朕爲天下
不獨少此二人朕推誠置此二人腹當必有以効力竟
遣徃金忠與把台果大獲虜人馬牛羊數百至上勞之
湝饌飲以金爵弁賜之班師大饗將士射虎于喜峰口
至京大賜扈從文武官貟人等寶鈔各有差
睿皇帝正統十四年北虜也先入寇上親征駕遂蒙塵
非也見北狩紀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是役也
上留虜一年歸錮南宮六年兆貽之感也是時扈從文

武臣太師英國公張輔泰寧侯陳瀛駙馬都尉井源平鄉伯陳懷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陳塤脩武伯沈榮都督梁成王貴戶部尚書王佐兵部尚書鄺埜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曹鼐刑部右侍郎丁鉉工部右侍郎王永和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鄧棨翰林院侍讀學士張益通政司通政龔全安太常少卿黃養正戴慶祖王一居太僕少卿劉容尚寶少卿凌壽給事中包良佐姚銑鮑輝中書舍人俞拱潘澄錢昺監察御史張洪黃裳魏貞夏誠申祐尹竑童存德孫慶林祥鳳郎中齊汪馬學[illegible]員外

郎三從程思溫程式逯端王事俞鑑張鏜鄭瑄大理左寺副馬豫行人司正尹昌行人羅如墉欽天監夏官正劉信序班李恭石玉等皆死焉

毅皇帝正德十二年九月上以遊幸至陽和會虜五萬騎入大同塞遂親征大同總兵王勛遇虜于應州與戰爲所圍軍多殺傷上督監軍太監張永都督朱彬及各鎮總兵陶杰朱鑾等自陽和赴援自辰至酉與虜戰百餘合虜乃退引而西上與諸將且戰且逼追至平虜朔州會大風黑霧晝晦我軍頗困乃還是役也斬[illegible]

六級而我軍死者五十二人重傷者五百六十三人今
守臣告捷于朝獨遣群臣巡賀上語輔臣朕親斬虜首
一級論功賞齊陞蔭至九千五百五十五人勑兵部曰
總督軍務朱壽親統六師勦除虜寇汛掃腥羶安民保
衆雄威遠播邊境肅清神功聖武宜加爵顯以報其勞
今特加威武大將軍公爵俸祿壽上別名也
十四年六月帝王宸濠反上親征自稱總督軍務威武
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太監張忠提
督軍務安邊伯朱泰掛威武副將軍印左都督朱暉掛

平賊將軍印俱克總兵官鎮守撫按等官悉聽節制大
學士梁儲蔣冕扈從九月癸未發京師僅至良鄉王守
仁僉濠捷音至二學士請回鑾不聽上欲南巡久矣會
濠反遂得假征濠以行故二學士雖懇請上意不可挽
乘輿竟南丁亥至涿州留宿太監張忠私第十月壬辰
次[illegible]驛保定應張宴後堂與巡撫都御史伍符藏鬮行
觴樂也戊戌至臨清山東鎮巡官皆從總三日傳令進
宴宴具草略上視之笑曰慢我何甚竟不怒及宴都御
史王珝獻觴步綴上目之總兵神周因怵珝祈上意不

翌明日復宴都御史龔弘趙進自言姓名恐上以爲琊也江彬從旁厲聲叱之冀并罪兩人上不爲動太監黎鑑侵索有司琊與爭致相忿鑑以頭觸琊琊擊以笏鑑泣訴上上曰此必汝有求不遂耳巡撫何敢辱汝也鑑語塞而退十一月丙申至徐州遂御龍舟順流而下至清江浦幸太監張陽第集漁人捕魚爲樂從征平虜伯朱彬縱旗牌官拷縛郡縣長吏如隸卒通判胡琮懼而自縊南京守備成國公朱輔見即長跪總兵鎮遠侯顧仕隆稍不爲屈即窘辱之遣官校四出矯上旨索民家

鷹犬珍寶古器無得免者甲寅至淮安却侍衛步入城
遂幸顧仕隆第乙未至寶應漁氾光湖十二月辛酉朔
至揚州府明日上以數騎微城西遂幸上方寺命總兵
神周搜括泰州鷹犬癸未至儀真漁于新閘因視大江
命江彬攝祭乙酉渡江明日入南京又明日祭太廟會
改歲正月庚寅朔謁孝陵丁酉迎春詔執太監畢真劉
瑯劉瑛都指揮廖鵬齊佐王準都督同知王瀲等下錦
衣獄以交通宸濠也張忠朱泰朱琳等請往江西勒捕
餘黨時江西巳寧安等大肆剽織江西之民再遭屠戮

五閱月始回南京上在南京好出遊嘗宿牛首山夜半不知上何往諸軍驚擾久之乃定諸佞幸江彬最驕橫兵部尚書喬宇任留守機務能靜鎮之彬每矯旨下諸司求索宇必請面奏彬以是頗嚴憚諸司得倚宇以為重初諸佞倖擁上南來欲守仁復縱濠鄱湖俟上親與戰奏凱守仁不聽竟授俘于太監張永諸佞倖甚恨之每在上前媒孽守仁幸永為之地守仁既已獻俘大學士梁儲言上曰方今俘獲之衆及其子女財帛載在舟中咸檥江上竊恐未獲之奸細豈無往來窺覘潛蓄異

圖況江多暴風萬一賊徒因風縱火乘機刼奪倉卒之閒變有強兵急難防衛言之可爲寒心乞早回鑾不聽諸佞幸猶欲導上復遊蘇杭泛湖湘登武當迄于九月儲等泣跪行宮門不得旨不起乃許之上以大將軍鈞帖馳示守仁重上捷音仍附諸佞幸姓名始班師北旋壬辰謁辭孝陵丁酉發龍江辛丑至儀真漁于江口次日如瓜州避雨民家夕宿望江樓癸卯自瓜州濟江登金山遂如鎮江幸致仕大學士楊一清第朝一清于中堂次日大宴賦詩贈一清凡十二章一清有厚獻焉上

大悅又幸故大學士靳貴第時貴卒僅踰月上撫棺嗟悼命蕃僧爲誦經薦福至揚州及淮安都御史叢蘭鎮兵官金牌綵帳出迎上戎服綵花鼓吹前導至清江浦自泛小舟漁於積水池舟覆溺左右援之而出自是遂不豫十月戊寅至天津庚辰至通州百官出謁行在刻濠罪狀上之詔正典刑賜濠自盡焚其屍逆黨楊璇等皆伏誅是日大獵軍容上戎服乘馬而入以親征凱旋祭告天地宗廟社稷

論曰巡狩古也然而蒼梧之野六龍之轡不返庸可輕

乎何哉以爲乘當敵勝不武敗則身辱而國亡左矣文皇定鼎幽都北巡者三犂庭者五榆木川之變隱憂所伏則已不在外虜而在蕭墻使非其時牧圉諸人善縫其隙禍之起也寧在樂安時也土木之衍有大力者遂負之而趨悔其奚及至于應州之捷不有踵其危轍者幾希盤遊亡度益復南適已而河伯爲祟猶不省悟甫入國門而龍馭上賓矣樂寧可極哉故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也

皇明史竊卷之第七

明倫紀第七

東莞尹守衡著

獻皇帝　武宗皇帝之叔父　孝宗皇帝弟也　憲宗十皇子次爲　獻皇帝　敬皇立　獻皇帝受封于興是爲興王正德十四年興王即世　肅皇帝爲興王之子嗣國正德十六年　毅皇帝崩無子遺詔遵用　祖訓兄終弟及之文以　肅皇帝入嗣皇帝位而是時內閣大學士楊廷和曰興王於大行皇帝兄弟行第無後兄之義何當考　孝宗令儀制而余才具如皇太子即

位儀請　上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翼日百官朝見上
箋勸進　上覽之謂長史袁宗皐曰遺詔以吾嗣皇帝
位非皇子也此議云何四月癸卯至京師命御行殿受
箋由大明門入日中即位越三日勅迎　聖母興府妃
又二日勅禮部議崇祀興獻王及尊號於是禮部尚書
毛澄請之內閣大學士楊廷和廷和出漢定陶王宋濮
王故事授澄曰是禮良合異議者即奸邪當誅是時中
式舉人張璁禮部侍郎王瓚邑子也言瓚言閣議非是
今上入繼大統非爲人後者也安得引漢哀宋英爲比

平瓚然之言于朝廷和惡之嗾言官以它事論瓚謫南京而以侍讀學士汪俊代瓚於是尚書毛澄會公卿等六十餘人上議言漢成帝立定陶王爲太子而以楚孝王孫後定陶大司空師丹以爲恩義備至今 皇上入奉大統以獻王親弟九人倫序推之宜令益王第二子崇仁王後興獻王主祀事興獻王長爲 國始祖萬世不勁宋英宗以濮安懿王之子繼仁宗時知諫院司馬光議曰秦漢以來有自旁支入承大統推尊其父母爲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以爲濮王宜尊以高官

大爵稱皇伯而不名程頤論之曰為人後者謂所後者
為父母而謂其所生者為伯叔父母此天地之大義生
人之大倫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
豈得盡絕於私恩是以先王制禮既明大義降其服以
正統緒然不以正統之親踈而皆為齊衰不杖期以別
之則所以明其至重而與諸伯叔父不同也要當揆量
事體別立殊稱若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臣等竊見本
朝列聖於親王止稱伯父叔父未有以皇伯叔父稱者
今 皇上入嗣大宗承天地宗廟社稷宜稱 孝宗為

考改稱興獻王爲 皇叔父興獻大王 興獻王妃爲 皇叔母興獻大王妃咨告興獻王及上遂興獻王妃 皇上自稱姪皇帝如此則 皇上所以隆重正統尊崇本生無所不用其至真可以爲萬世法矣光仁下既嗣 興獻王宜改稱 興獻王爲考 興獻王妃爲母如各尊王禮而徐議上稱叔父指王妃稱叔母其義一而已矣 上曰父母可更易若是耶其更議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復上程頤宋大儒濮議皆爲衍禮頗 皇上採而行之禮臣因備錄程頤濮議以上上曰

聽等其更博考古禮務求至當廷和上言三代以前聖
莫如舜未聞追崇其所生父瞽瞍也三代以後賢莫如
漢光武未聞追崇其所生父南頓君也願 皇上取法
一代以光聖德而澄復録魏明帝詔文上曰 武宗皇
帝以神器授 陛下有父道焉特以昭穆同 可爲世
孝廟爾若臣等無容異議興獻王雖有罔極 恩安可
遂匹 孝廟也不報是時廷和王選厥古上疏 以濮議
試題命占皆入選否且斥爲奸邪黜是廷士皆附廷和
觀政進士張璁抗疏言曰孝子之至

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伏見廷議擬

尊　聖考爲皇叔父　聖母爲皇叔母蓋拘漢定陶共

濮王故事謂爲人後者爲之子恐未免膠柱調瑟而不

適于時黨同伐異而不當於理臣未敢以爲然也夫天

下豈有無父母之國哉記曰禮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

也人情而已矣故聖人緣人情以制禮所以定親疏决

嫌疑別異同明是非也漢哀帝宋英宗乃定陶王濮王

之子當時成帝仁宗豫立爲皇嗣養之宮中則猶爲人

後者也師丹司馬光之論施於彼一時則可今　武宗

皇帝已嗣　孝宗皇帝十有七年未有儲建比于崩殂而執政大臣方遵　祖訓定大議以　陛下聰明仁孝倫序當立迎繼大統豈非以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故遺詔直曰　興獻王長子初未嘗明著爲　孝宗後則　陛下之興寔所以承　祖宗之統而順天下之人心者也比之豫立爲嗣者豈相類哉或以孝宗德澤在人不可無後然其嗣之不可延若天也神靈固自知之假令　聖考尚存恐弟亦無後兄之義夫聖考從矣稱之皇叔父幽冥之中臣不得而知今迎養

聖母以母之親也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
臣母之義禮長子不得爲人後況 聖考所生惟 陛
下一人而已利天下而爲人後恐子無自絕其父母之
義宋儒程頤有曰禮長子不得爲人後若無兄弟又繼
祖之宗絕亦當繼祖此 陛下今日之謂也 陛下謂
入繼祖後而得不廢其尊親則可謂爲人後以自絕其
親則不可夫統與嗣不同而非必父死子立也漢文帝
承惠帝之後則以弟繼宣帝承昭帝之後則以兄孫繼
君必強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然後謂之繼統

則古有稱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謂之統矣或以魏
詔謂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殊不知曹叡
是時尚未有嗣蓋豫爲外藩援立者坊此有爲之私非
經常之典也可槩論乎故曰禮時爲大順次之不時不
順則非人情矣非人情則非禮矣臣竊敢謂今日之禮
宜別爲　聖考立廟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　聖母亦
以子貴尊與父同則　聖考不失其爲父　聖母不失
其爲母矣夫人必本於父母而無二議禮者亦惟體之
於心而已云云　稽古禮之大經而泥末世之故事不若

聖賢之成法而率蹈魏之舊章此臣之所未解也臣愚豈敢導諛君上以自謂于不忠又豈敢昧于白獻以誤陛下于不孝伏惟聖裁疏入　上遣內臣持送內閣諭曰此議實遵祖訓據古禮爾曹何得誤朕廷和曰書生不知國體復持入　上故英明好禮初束於廷議於是又熟覽之喜曰此論一出吾父子必終可全也乃召廷和冕紀又華殿予于勅曰卿等言亦是但至親莫如父母罔極之恩何由以報今尊父為興獻帝母為興獻皇后祖母為康壽皇太后以伸朕為子之情廷和退而

上言 皇上聖孝本于天性臣等雖愚豈不知之第禮
爲人後者爲之子所生不啻降其服且異其名臣不敢
阿諛順旨封還手勑給事中史于光御史盧瓊疏劾張
璁惑亂聖聰謂欲別廟與獻王京師在今日則有朱熹
濮廟爭較之嫌在他日則有僭儗躋閔之失乞將璁黜
罰上下其章部議部臣因請戒諭璁不聽九月 聖母至
通州 上命禮部具迎 聖母儀部議用王妃儀仗由東
安門入不聽再議由大明左門入不聽 上命錦衣衛
備母后儀仗及 慈壽太后法服出大明中門入謁廟朝士

讙然以為不可曰太廟豈婦人所宜入乎張璁曰雖天子必有母也可由旁門入乎古者婦三月廟見謂無謁廟禮乎九獻之禮后與焉謂太廟非宜入乎名之不正禮所繇失也　聖母聞廷議以上為慈壽皇太后子恚曰安得以吾子為人子詰從官曰爾儕已極顯榮獨不為獻王地乎胡尊稱至今未定也留通州不入上聞之涕泗號泣啓慈壽皇太后願避位奉母歸藩群臣惶怖不知所裁然尚無敢言朝議之非也張璁著大禮或問辨繼統繼嗣之異以遺內閣不聽璁曰禮以非禮為非

非禮亦以禮爲非使皇上大孝之心瞀瞀不明於天下後世是臣之罪也夫便欲疏而上之楊廷和知之令修撰楊維聰偕庶吉士十餘人詣璁沮之曰子必欲與內閣爭耶璁曰內閣誰爲爭者焉有爲禮使君上毋子不得相接乎遂疏進留中廷和以聖心未慰乃勉草勑云奉慈壽皇太后懿旨以朕承大統本生父興獻王宜稱興獻帝母稱興獻后憲廟貴妃邵氏稱皇太后仰承慈命不敢固違上允之聖母乃入京由大明中門入上候迎于午門內從朝議不謁太廟止見奉先奉慈二殿閣

臣擬上慈壽皇太后武宗皇后尊號上諭廷和邵太后興獻帝后尊號并上之廷和請俟大婚禮成其月兵部主事霍韜上疏曰臣按禮官會議考之古禮則不合質之聖賢之道則不通揆之今日之事體則不順漢宣帝嘗爲昭帝後則孫將謂叔祖爲父可乎唐宣宗嘗爲武宗後則叔反謂姪爲父可乎吳諸樊兄弟迭爲後是兄弟自具高曾祖考也而可乎故曰考之古禮則不合者此也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瞍殺人皋陶執之舜則竊負而逃是父母重而天下輕也今以天下相授受爲恩

德之厚遂舍巳之父母而謂他人爲父母是父母輕而
天下重也聖賢之心固如是乎故曰求之聖賢之道則
不通者此也　陛下今爲孝宗之子矣誰爲武宗之子
乎孝宗且有兩嗣子矣武宗執無嗣子可乎孝宗有嗣
神有於享矣武宗無嗣遂無所於享可乎臣子於君父
一也不忍孝宗之無嗣獨忍武宗之無嗣乎武宗以兄
得享弟祀孝宗以伯獨不得享姪祀乎可[illegible]武宗直繼
孝宗矣獨不可弁越孝宗直繼憲宗乎故曰揆之今日
之事體則不順者此也然臣竊見　陛下嘗考孝宗矣

聖母太后懿旨尊興獻帝號矣則將如斯而已乎

斯禮也天地之大經生人之大倫不可以毫髮

差忒者也孝宗之視　皇上姪也　皇上強稱之曰考

竊恐在天之靈所不安也興獻之視　皇上子也　皇

上改稱之曰叔竊恐在天之靈亦所不安也孝宗之嗣

未嘗絕也而強繼其嗣竊恐在天之靈尤所不安也夫

者帝王之相繼也惟繼其統而已矣固不屑屑於父子

之稱也夫惟繼其統也則不惟孝宗之統不絕武宗之

統亦不絕矣若惟繼其嗣也則孝宗無乃有兩嗣武宗

遂終無嗣亦遂無統乎甚不可也然則如之何乃得
當乎臣竊謂　皇上於興獻帝宜正父子之名興獻后
宜正天子之母之禮復於慈壽太后中宮皇后處之
恭道事之盡其誠無少間隙以貽譏後世則於尊崇
豆錯綜斟酌直運諸掌而已矣疏入上令禮部知之
獨與璁合而是時朝士皆雷同如剿議惟家居大
亡揚一清得璁大禮或問讀之貽書吏部尚書喬宇
來生此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宇不能從乃受廷和
承璁下下刑部主事令中書舍人張天保語璁曰南

非天子所宜第靜處之無復爲大禮說難我也璁曰我非彼乎哉吾爲禮而已尚書石珤語璁曰子行矣慎之大禮議又當見用也璁出廷和猶不自安致書致仕御史林俊俊宿望素重公卿附廷和欲決於俊俊遂即家上疏建議一如廷和言廷和遂起俊爲工部尚書雲南巡撫何孟春頗有時名亦上議附廷和廷和悅其助已擢入爲吏部侍郎然閣議　上心終已當也十二月下御劄内閣諭加興獻帝后皇號考興獻太皇帝母興獻太皇后閣臣廷和等上言漢宣帝繼孝昭後追

謚史皇孫王夫人曰悼考悼后而已光武上繼元帝鉅
鹿南頓君以上立廟章陵而已禮在君上不得自專臣
下不敢輕議封謚御劄言　陛下朝見興獻后時即以
臣等愚見從容開導　上曰卿言朕已悉知但朕哀之
情不能自已罔極之恩恨亦無方其承朕命復下劄如
前廷和等復言　帝后之加尊稱已極復加皇字如孝廟
慈壽並是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忘大義臣等死
不敢奉　上曰朕奉昊天至情不必拘于史志可勉録皇
號毋託爲辭於是吏部尚書喬宇禮部尚書毛澄等舉

內官爭之以爲正統大義惟賴皇宗以明若加於本生之親則與正統混而無別非所以重宗廟正名分也上曰慈壽皇太后懿旨行諭皇帝婚禮將命行且加興獻帝后皇號朕不敢辭爾群臣其承后旨延和等以聖心莫可挽但求罷　上曰卿等先朝舊臣翊戴朕躬所言典禮朕當自裁其明年改元春正月清寧宮小室火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費宏上言火發風迅且逼清寧後殿豈與獻帝后加稱祖宗列聖神靈或有未協者乎給事中鄧繼曾王事高尚賢鄭佐各上言以爲五行

于火主禮火失其正廢禮之應也上稍心動給事中熊浹出使方還亦從參言與卿寵臣已皆進殊爵浹獨秩而聖考興獻尚仍藩號不得以子貴之義尊帝后之尊稱臣切恨之上復下其議而是時大學士費宏初起至閣以浹為同鄉排廷和疑已遂出浹為湖廣參政浹議旋寢上復因彗似之變遂乃俛從廷和等將孝宗母慈壽上慈壽冊寶尊號同昭聖慈壽皇太后聖祖母尊號曰壽安皇太后本生父母以興獻帝興國太后不稱皇詔告天下上諭閣臣與獻帝冊文朕宜稱子廷和不可然

稱孝子廷和請稱長子而帝王不稱考亦不稱叔不
者子名詔册既頒　上心終未慊也五月治中王槐請
設安陸祠祭署從之禮臣請以崇仁王襲封興王主祀
事不聽其冬壽安皇太后崩閣臣主議哭臨一日喪服
十三日而除移文兩畿不布詔上命詔如毋太后之服
服二十七日上上尊謚曰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天佑聖
皇太后越明年二月祔葬茂陵是月禮書毛澄謝事去
五月　上召閣學士見平臺復申帝后稱皇之命廷和
不肯奉勅　上意殊欝而群議又堅難奪頗是時巡撫

湖廣都御史席書吏部員外郎方獻夫二人甚是璁韜議各具疏未上會有詬之中止於是南京主事桂萼因錄書獻夫二疏疏聞　上乃大喜下百官集前後章奏詳議廷和會以它事不草勑　上怒其拗遂求罷許之禮書汪俊語廷和曰公去大禮誰與主主事侯廷訓乃勸小宗大宗之法爲大禮辨宣示群公卿俊得之喜曰敢遠斯議者可斬也三年正月吏書喬宇率九卿堅主前議上之其言臣檢廷臣八十餘疏凡二百五十人俱惟璁韜浹等數人與萼同　陛下柰何舍衆而從之

上曰其叅諸論再議之武定侯郭勛與俊辯至大禮
省臣力附俊持不可　上怒罵曰此朋奸修撰唐皐進
曰願　陛下考所後以別正統隆所生以備尊稱　上
曰何首鼠也俱奪俸於是南京刑部郎中黄宗明南京
都察院經歷黄綰錦衣衛千戸聶能遷運竟皆主璁議
上之　上心動立有旨召書璁萼等詣闕下會議并從
里中起韜於是禮官相與言　上意不可回而書璁等
至則　上之惑滋甚於是欲逆閉其塗乃擬請於帝后
上更加一字以慰聖心謂皇字也璁萼等聞之相繼上

言統嗣之辨加稱不在皇不皇考不考推尊者人
子一時之至情父子者萬世綱常不可易也若徒爭一
皇考則執政必姑以是塞今日之議而滿　陛下之心
臣謂百皇帝之稱終不足以當父子之名　上嘉納之
上御平臺召閣臣諭意旨臣冕叩首曰臣等願　陛下
爲堯舜不願爲漢哀帝　上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冕不能對　上明日手勅加稱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
本生母章聖皇太后於奉先殿側別立一室盡朕追孝
之情禮臣汪俊復疏諫不聽求罷去　上曰爾職司邦

懱悖違正典肆慢厥躬罷之後去户部侍郎胡瓚因言
大禮已定席書將賑江淮宜閔民命不必徵取　上從
之遂并止璁等璁時已至鳳陽聞物論語萼曰此禮官
陰以其術愚君上而上弗悟也於是復上合疏言三代以
上立君者以賢嫡長繼統爲重並未有繼嗣之說宋世
諸侯大夫以下始有與爲人後者故仲尼射於矍相之
圃使子路延射曰僨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
不入深鄙之也今禮官不尊　皇上爲人繼人統之君
而忍比　皇上於與爲人後之例亦獨何心本生父母

乃對所後父母而言豈陽以與之陰以奪之也　皇上不察以本生二字爲親之之辭不知禮官以此二字爲外之之辭也况既考獻皇又考孝宗是二考也二考是二本也　孝宗皇帝有靈而信乎　獻皇帝有靈而慰乎　皇上兩考之而安乎故今日之議必亟去本生二字而後繼統之義明爲人後之說不得亂乎其間疏入

上遂復趣二臣來以所書爲禮部尚書席於是科道交章奏言大禮之失自霍韜張璁欲去本生而邪說起自桂萼進方席二疏而邪說日以滋今新命治璁萼罪不報

書閣尚書貴命疏言　陛下欲臣言禮臣當披心不疑欲臣拜官臣雖碎首不敢　上復答之四月命修奉先殿西室婉言　陛下嗣武宗後奉宗廟乃爲本生父別立廟於孝武二宗何地願罷歸　上慰留禮臣務持爭之上怒曰朕祗奉宗祀皇考荒寢園遠在安陸於卿等父子安乎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連章上皆外謫禮官遂以是月丙戌　遵前敕加上　帝后尊號求稱衆再詔天下而本生二字仍存　上終不懌兒奇移疾乞罷歸　上從之西室殿成遣迎獻皇帝神主安陸禮臣

言安陸獻皇帝啓封之地神靈攸安　太祖之重中都
太宗之重留都誠愼之也西室宜設神位時饗神主宜
永祀安陸不聽時　上得璁萼二人疏亟欲刪本生字
復沮於閣臣而册詔亦遂偕於是二人至伏闕後言詔
令雖云再下典禮益甚乖逆條列七事上之而獻夫上
大禮論一篇書上大禮考議凡數千餘言都疾未起亦
從里中疏辯二父兩統之非且言朝臣之議多非其多
也謂媚權臣附和之者多也臣等之議寡非其寡也
負天子而不敢忤權臣不敢言而寡也　上深省

中官無不人人側目璁等亦合詞論劾而璁等對 上
曰言禮官失禮于初匿非于後願賜便殿與諸臣視經
引傳面證再詔之誤兩考之非於是給事中張翀等悉
檢前後論劾璁等章奏發刑部尚書趙鑑等擬請私相
語曰得古是便撲殺之矣 上稍聞知遂以桂萼張璁
爲翰林學士方獻夫爲侍讀學士而切責鑑等鑑叩首
謝罪璁等亦各疏辭 上曰爾等忠誠宜備在翰林以
成朕納言之治吏部尚書喬宇等爲 上言璁萼偏詖異
說搖動人心顧承翰苑任玷清班願賜罷黜不聽宇遂

求去 上乃召南京吏部尚書楊旦入代守旦亦不來群
臣以此數人者 上所眷注即共齮齕之而莫敢誰何
翰林修撰楊愼廷和子也同璁等赴院率同僚閧門拒
之不聽入奏言君子小人不兩立正論邪說不並行臣
等所執程頤朱熹之正論璁萼等所言冷褒段猶之緒餘
學術既殊議論亦乖臣等可與俛頫詭隨和光自媚乎
而科臣李學曾等御史吉棠等文御史段續御史陳相
各論奏 上怒奪愼等俸下續相獄外謫已而南京尚
書楊旦等侍郎陳鳳梧等都御史劉文盛等論疏繼至

俱切責之吏部員外郎薛蕙上爲人後解二篇其略云禮立後者重大宗也適子不爲後重小宗也爲人後者爲之子語出公羊而定於周禮既爲之子則當稱父而可以稱伯叔乎遂下獄辨釋之七月璁萼條列十二事斥禮臣欺妄之罪一三代以前天子無立後之禮二祖訓不言立後三孔子射於矍圃斥爲人後者不入四遺詔言嗣皇帝位不言爲孝宗皇帝之子五禮經本生父母六祖訓親王若天子之姪稱天子曰伯父皇帝叔父皇帝生可稱伯父則死可稱伯考七漢宣帝光武皆

爲父立皇考廟禮官不得强執漢哀帝爲比八宋仁宗在濮王子爲嗣大儒朱熹曾并定陶王事論其壞禮九古者遷國載群廟之主以從十祖訓皇后不與宮門外事禮官不當輒稱慈壽皇太后懿旨十一皇上以承重適孫不得率天下終壽安皇太后三年喪爲何例十二人無兩考孝宗是帝王稱嗣子獻皇帝王稱長子自古經傳未載十三大禮紛議始失於執政大臣一人禮官不宜倡率百官朋黨附和非古者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之義奏入吏部侍郎何孟春復爲論條辯但留中　上

采璁議御平臺召大學士毛紀等三人諭去本生二字三人皆頓首言二字上干宗廟內干宮闈不可輕改上曰卿等乃欲使朕無父耶卿等事君不以忠朕亦不以禮耳紀三人惶怖而退明日上御奉天門諭百官亦如之禮官退率其郎屬上言　陛下考孝宗母昭聖三年於此矣今忽更之則明詔爲虛文不取信於天下後世祭告爲瀆禮不能格於天地鬼神況本生二字初無貶詞刪之則與昭聖無別九卿臺諫進章十三上爭愈激俱留中兵部尚書金獻民大理少卿徐文華倡言于衆

曰諸疏留中必以孝宗爲皇伯考矣何孟春曰憲宗朝慈懿太后葬禮尚書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爭論憲宗從焉此我朝故事也修撰楊愼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與檢討王元正給事中劉濟安磐張漢卿張源御史王時柯七人共遮群臣金水橋南昌言曰今日有不伏闕死爭者須共擊之會　上齋居文華殿群臣俱赴文華門跪哭讙呼　太祖高皇帝孝宗皇帝　上遣內臣出諭不肯退禮臣朱希周復要內閣紀等三人同入言陛下所恃者人心若不舍己從人

何以為治上曰嚴皇神王將至冊文祝文已撰定
世群臣伏不起日巳午　上怒亟命司禮監錄諸臣
姓名披繫詔獄為首者學士豐熙給事中張翀御史余
吏部郎中余寬戶部郎中黃待顯兵部郎中陶滋刑部
郎中相世芳大理寺正毋德純八人下詔獄而慎元正
仍撼門大哭群臣隨之皆從哭聲震闕　上大怒悉逮
繫獄諸大臣免逮令待罪初自官實非在見闕忠憤
獄況大臣皆等待懲戒其附和為名高朋當逮多合避
上令盡逮繫之凡二百二十人俱下詔獄明日拷訊熙

等十八人發編伍四品以上奪俸四品下各廷杖削愼
等七人籍而愼編戍滇南出何孟春爲南京工部劾責
紀等許紀求去　上曰紀抗疏要辭歸咎朕躬豈大臣忠
愛之道罷之獻皇神主至　上奉安于觀德殿即奉先
殿之西室也上册寶曰皇考恭穆獻皇帝　上以孝宗
考名未改趣席書入涖部事書先拜命時爲科臣所嫉
嫉被論故遷延未敢入於是　上趣之至乃悉繇留中
若疏下部議兵部右侍郎兵大理寺左少卿徐文華
復持前議上言　陛下考孝宗太廟饗祀行之已久若

昭聖慈闈冊寶奉之已安顧今日無狥邪言無輕議改閣臣石珤亦以爲宜如岳文華言孝宗昭聖皆陛下至親骨肉非他人也今輒行離間臣實傷之且幽明一理事亡如存即令孟冬時饗陛下登對如親見之寧不少動于中乎 上曰卿職居輔導輒引朋辭議及宗廟過稽朕躬大臣體國愛君之義厥道謂何珤免冠謝奪二人俸國子祭酒崔銑言 陛下求備禮於所生至孝也然必詳稽禮訓大順道情而後聖孝乃全夫絕世人之所大痛也先王本其氣之所由來使同宗者爲之後

帝統必以以長以長而後統序可一也 祖訓繼絕必以
弟以弟而後與爲人後者有坊也 陛下爲弟而長故
倫序當考孝宗考孝宗是故必降於所生此爲人後之
道也若降所生與所後等猶弗後也當承祧主鬯之重
則所生差輕此禮之至精百王之所同也 陛下無輕
正統無撓群情無謂戚可作無謂已可繼則今日忠[illegible]
辨矣上怒褫其官是時席書雖秉禮柄廷臣尚多懷
異之隙諸忤旨者 上多紬罰中外老臣重違濮議
取抗言將順吏部侍郎胡世寧守制里中有日矣於是

上言陛下至孝之心根于天性即位以來累欲追崇皇
考聖母然而多年不決者臣竊有以窺其故矣事關群
臣見禮不明而執議僭差聖心盖亦過於謙讓而不欲
明决臣聞在禮有之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
之况于其身以善其君乎臣以爲禮將不合 陛下爲
親群臣爲君寧受失禮之名而使 陛下得全聖孝之
大群臣亦宜委曲將順夫是以上下能相親也 陛下
以堂弟繼堂兄而有天下稽古中朝未有其事則追崇
所生亦未有其禮然禮逆曰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

起是也故曰非天子不議禮是在聖心獨斷之而已早定之而已昔衛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孔子欲正其名或以 陛下當考孝宗同繼世即為父子也若使獻皇在世承統豈亦當考孝廟而不得考其所生乎周武王受命追王太王王季文王太王王季文王雖皆諸侯也有謂皇考未嘗臨天下不得追尊為皇帝太王王季文王追王者非耶或又拘於興國之廟若令天下一統也父子一家也一統之內又有興國何帝者何居或又拘於興國立廟者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皇考止有

陛下一子而廟食於數千里外降享之際能無[illegible][illegible]不食乎且昔親王無後者皆得祔饗太廟也子爲天子不得立廟於皇城之內者何居　陛下固不可復牽於群議也亦不必追咎夫群臣也忠臣體國自古爲難臣所憂者群臣失於將順聖孝阻於未伸上下不能相親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此實群臣之罪也昔宋神宗一代英明主也獨議新法不合舊臣相繼罷去乃致時相誤用匪人以壞國事先儒程顥謂新法之禍吾黨激成之則亦當時舊臣不能委曲致君之罪也臣念及此不

覺痛心願陛下毅然早定尊崇之禮而釋然遂赦群臣之失使各安其位而責以開誠布公講求國是臣犬馬不勝大願疏上　上嘉納下禮臣書等集百官會議吏部左侍郎汪偉暨岳文華等堅持濮議與璁等爭未決武定侯郭勛曰祖訓如是古禮如是人臣事君當將順其美璁等言當百官僉曰禮樂出自天子制作由於朝廷謹如議禮部尚書臣書謹與侍郎臣一鵬臣希周會同五軍都督府武定侯臣勛陽武侯臣倫惠安伯臣偉遂安伯臣鏸武靖伯臣弘澤吏部侍郎臣偉臣孟春戶

部尚書臣金侍郎臣琳兵部尚書臣獻民侍郎臣昆臣
岳刑部尚書臣鑑工部尚書臣璘侍郎臣瑞臣瓘都察
院副都御史臣時中僉都御史臣潤通政司掌司事工
部尚書臣琳左右通政臣璘臣霈大理寺少卿臣文華
翰林院學士臣翱臣瑜侍讀學士臣徽大學春坊事侍
讀學士臣時臣仁和國子監祭酒臣來司業臣思吏科
左給事中臣漢右給事中臣洸戶科都給事中臣重禮
科給事中臣楷兵科都給事中臣自璧刑科都給事中
臣錫工科都給事中臣河南等道監察御史臣本公

臣棠臣翀臣衮臣宗岳臣文之臣卿寀臣鵬漢等上議

臣等考惟三代之法父死子繼兄終弟及自夏后氏歷漢二千餘年未有以姪立為皇子故事漢成帝不傳弟中山王立姪定陶王欣為皇子三代傳統之禮始壞宋仁宗以濮安懿王第十三子年四歲育于宮中二十八年立為皇子司馬光等欲伯濮王韓琦歐陽修爭之以為古無典據英宗終不肯稱伯今孝宗崩于弘治十八年今上生于正德二年幽明殊隔未嘗識面非與漢宋二君不同今不繼武宗大統超越十六年天下上者

孝宗臣等伏熟計之自古天子無大宗小宗亦無所生所後禮經所載乃大夫士之禮非天子之禮也天之生人原於一本曰父曰伯曰子曰姪天經地義不可易也伯可改而爲父父可移而爲叔非禮之禮九廟有靈其肯歆乎祖訓天子之姪稱天子曰伯父皇帝稱皇后曰伯母皇后天子之弟稱天子曰大兄皇帝藩王得稱天子爲伯父大兄豈有天子不得稱伯爲伯考稱兄爲皇兄哉臣等竊議孝宗皇帝本伯也稱皇考矣今宜改從本稱曰皇伯考昭聖皇太后本伯母也稱聖母矣今宜

改從本稱曰皇伯母獻皇帝本父也已去本生宜從本稱曰皇考章聖皇太后本母也已去本生宜從本稱曰聖母武宗仍稱皇兄莊肅皇后仍稱皇嫂以此正名定分父得爲父子得爲子典敘秩而天地定位兄授位於弟臣受位於君統紀順而歲序不移大倫大統兩有歸矣奉神主而稱爲禰室於至親不廢隆尊號而不入太廟於正統無干尊尊親親兩不悖矣追復三代數千年未明之禮盡洗漢宋悖經逆禮之陋不惑乎群議獨斷乎乾剛作之君作之師非聖人其孰能之議上 上曰

大禮再三會議名稱未正朕甚歉然卿等詳議博考合于天理至情尊稱今宜從正其擇吉日祗告天地宗廟社稷布詔中外以明尊親大誼於是定稱

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　昭聖皇太后曰皇伯母

恭穆獻皇帝曰皇考　章聖皇太后曰聖母　稱

武宗毅皇帝曰皇兄名正言順而禮成矣錦衣衛百戶隨全復逢聖母意奏遷顯陵蓋皇考葬安陸松林山地也工部尚書趙璜議言先皇體魄所安不可輕犯山川靈秀所萃不可輕泄　太祖不遷皇陵　太宗不遷孝

陵寢以為法上命禮官會議書等復言不可遷乃已光
祿寺署丞何淵復迎上意請於太廟內立世室為禰廟
崇祀皇考與祖宗同饗奏下禮官禮尚書書言王制天
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周至懿王之世文
王當祧以有功德乃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孝王之世
武王當祧以有功德乃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與始祖
后稷之廟皆百世不遷者也我　太祖立四親廟德祖
而下同堂異室議祧則德祖擬后稷　太祖擬文世室
太宗擬武世室今獻皇帝未為天子未有廟號而立世

氏　太祖　太宗臣不知昭穆何以爲序宗親何以
致詞臣書萬死不敢學士珝言亦同上言孝子不順從
以危親忠臣不作姦以諂君　陛下剛明中正能定千
古之典曾有不能期月守之者乎自我作則皆後容人
破壞之者乎獻皇帝於禮當入太廟臣等當先言之何
待何淵今日言之也先儒謂孝子之心無窮分則有限
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爲不孝　陛下追尊
獻皇帝別立廟者禮之得爲者也此臣所以昧死勸
陛下爲之也入獻皇帝主於太廟者禮之不得爲者也

此臣所以昧死勸 陛下不爲之也臣謂典禮方成不可遷壞公論方定不可復搖 上曰朕恭膺天命繼大統於太廟豈敢干但世室自古有建立而朕非敢僭當王大功德惟皇考恩罔極觀德殿在大內太常不得行禮匪合儀制誠心所未安卿等宜將夏商周典禮博考以聞於是璁萼二人相與謀曰皇考祀於禁內百官不得陪祀宜聖心之未慊也乃復會議上言世室之議臣等累皆誓死不敢奉詔及奉聖諭今我皇上其尊祖敬宗之至乎一哉聖心其尊親達孝之至乎中庸曰踐

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
喪小記曰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此六
經大證訓也由是觀之　陛下行事於厥皇自宜祭以
天子之禮矣禮樂天子則行來至止百官其可少乎祝
嘏導引奏常其可無乎竽瑟干戚樂舞其可缺乎百爾
宜備廟制未嚴此　陛下將行以觀之意於禮經正不
悖也臣等以爲宜於皇城內別立禰廟不與太廟並列
祭用次日使敬心不分於所尊廟欲稍遜使樂聲不徹
於列祖然後祖廟斯行獨尊之勢後人可免二統之嫌

君臣大分父子至情兩全無憾矣臣書等昧死上請制曰可其下地擬名以聞六月一日臣書會同內閣大學士臣宏工部尚書臣瓚欽天監監正臣昂奏地圖上日興工前殿後寢制如太廟而徽移之名曰世廟明年告成 上幸觀德殿奉獻皇主于世廟禮成群臣表賀祭與太廟同日次第行之 聖母欲謁世廟 上問輔臣臣宏臣一清對曰不可國初禮制皇后初立謁太廟永樂時改謁奉先殿無至于太廟者蓋以正乾坤之位謹內外之防也問瓊瓚瓊萼對曰唐開元禮有皇后廟見之

儀國初皇后謁太廟內外命婦陪祀永樂時禮官失考
非祖制皇太后中宮宜先見太廟以補前禮之缺以昭
世廟以成今禮之全宏一淸曰璁議所引開元禮不可
爲法國初禮文未定二臣欲復廟見是彰祖宗之闕也
禮臣書曰璁所引俱婚禮今乃行大祭禮不可傅會璁
尊曰周王宗廟之祭王服袞冕而入立東序后服副褘
而入立西序九獻各四拜是天子與后共承宗廟也
皇上毅然舉行以復古帝王之盛未爲不可具儀上書
奏不能難乃請　聖母謁廟　皇上同行以千斯禮從

之九月巳亥　聖母入謁世廟翟鑾陪降　上躬扶侍焉六年六月始增世廟武舞　上初從大學士宏言止用文舞以獻皇生長太平不以武功爲上援漢高與惠文爲比　上然之璁曰臣聞樂舞以佾數爲隆殺不聞以文武爲偏全必若宏言舜以揖遜而得天下書云舞干羽于兩階何也天子八佾爲人六十有四諸侯六佾爲人三十六國朝太廟文武舞各八九一百二十八人王國宗廟文武佾各六八七十二人獻皇在藩已用七十二人今追王而僅六十四人可乎孚敬言周禮以司干

掌舞器祭統以翟爲樂之賤蓋音貴人聲而[illegible][illegible]聲掌下廢

則去武舞者去所貴也而可乎　上曰如卿言俾備興

其即增之是年大禮既成　上令史館悉集群臣章奏

彙而成書名曰明倫大典頒布天下聚擧諸人以次各

至殿閣孤卿官王价輩能遷等先已落職悉敘用矣

秩下勑追奪初主濮議諸臣宥楊廷和爲罪之魁懷貪

天之功制脅君父定策國老以自居門生天子而亂朕

法當戮而特寬宥爲民毛澄林俊蔣冕毛紀喬宇汪俊

各褫職何孟春夏良勝俱爲民十四年　上以皇考廟

行世宗乃可爲宗號加皇考爲虛名改建于太廟之左
右曰獻皇帝廟已揚州府通州同知豐坊上言禮莫大
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今宜建明堂尊皇考爲宗以
配上帝下禮官嵩言明堂圜丘皆以事天今大祀殿應
古方位明堂不必更建循饗之禮詩傳以爲萬物成形
于帝人成形于父秋祀明堂以父配之自漢武逮唐宋
皆然錢公輔司馬光又主祖宗之有功德者今以功德
則宜文皇以親則宜皇考若稱宗之議則未有稱宗而
不祔太廟者恐皇考在天之靈亦有所不安臣不[illegible]左

議以負陛下　上曰皇考稱宗焉在其爲不宜議不敢許旨　上命即南郊大祀殿建大饗殿擬古明堂十七年殿成薦大號於天稱皇天大帝奉獻皇帝侑如嚴父配帝之文　上因欲尊太宗爲祖而爲獻皇帝稱宗當乃復言古禮宗無定數祖非有功者不得稱漢有二祖高祖世祖皆以開造我文皇帝定鼎持危功莫大焉宜稱祖以別之四世之廟稱爲獨親　太祖即位仁祖以布衣饗天子之祀皇考可獨闕于皇考與孝宗同爲一世今宜同廟於是尊　太宗文皇帝爲成祖尊　獻皇帝

爲睿宗加尊謚祔饗太廟如列聖而神座次孝宗下於
義皇帝叔也以故躋徹世廟專祀之儀
論曰楊廷和扶定策之元勳狥爲後之私議身帥群工
强要君上張霍二三小臣徒以一葦障江河必不可幾
之數也帝以妙齡獨秉神睿溫文冲抑居禮揆尊需之
數年而後君臣父子之倫兄弟叔姪之序截然各定非
大聖人孰與焉厥後九廟有椒乃復比隆列聖祔饗稱
宗禮樂出自天子雖於聖孝有光臣恐獻帝在天之靈
猶有所未安也